

有時酒與鄉愁一樣可愛

有時酒與鄉愁
 一樣可愛
 喝一杯酒
 有醉醒的時候
 喝一瓶酒
 有醉醒的時候
 喝一壺酒
 也有醉醒的時候
 童年時
 喝酒是老一輩人的事
 在夕陽把獵具收拾
 把疲倦捧回部落後
 三三五五把酒杯
 喋喋成休閑娛樂
 而現代
 喝酒是部落中
 爭個男子氣概的年輕人
 而往往一諾千金
 既盡失
 醉後為芝麻小事
 大打出手
 部落手足之誼日漸淡薄
 長輩的道德約束
 已無能駕馭
 當木山道一直深入
 深入到山脈的心脏
 深深刺痛原住民的夢幻
 一切的夢幻憧憬
 在新月消逝無迹之前
 跌跌撞撞在崎嶇的山路間
 喝一杯酒
 有醉醒的時候
 喝一瓶酒
 也有醉醒的時候
 當土著習俗地迅速開垦
 當部落經濟稍稍提升
 劣質洋酒黑啤白啤
 正好癱瘓了族群逐漸喪失的
 尊嚴
 也填補了傳統道德瓦解後的
 空虛
 不同的酒
 不同的醉
 已成為大部份族人
 抗拒不同挫折的藉口
 在祭典和節慶前開始釀酒的千
 年傳統
 竟在短短數十年間
 蕩然無存
 在這變幻無常的現代
 是甚么因素
 是甚么因素催化了
 酒和部落的結合

雕匠

回鄉的路
 總是背著太陽
 我已離開部落很久了
 且疲憊不堪
 我只是想讓世界
 了解
 一種面具的製作過程
 所以雕刻
 雕在旅客的讚嘆下
 刻在相機的底片上
 而我的神色
 卻蒼白在面具之後
 要持續多久
 同樣的動作
 磨棄舊有頑強的線條
 卻劃下新的敗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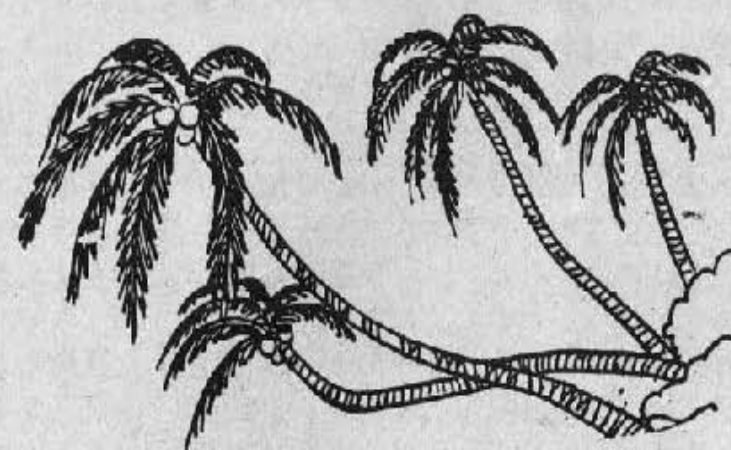
我的雕像離我的面目
 越來越遠
 路過的雲
 你們想在我身上
 灑一片影子或是雨滴
 抑或劫掠
 旅途的榮跡



風子詩展

她抽香蕉葉卷煙時 (注)
 鼻尖亮著的稀薄火光
 無理的
 誘惑著
 我嘗試探入你的眼
 但你把頭轉移去
 留下兩條長耳
 晃蕩在健挺的前胸
 清晨
 你宿醉的眼眸
 似沉沉的灰霧
 走向山林
 午後
 我們開始在疏遠的醉意中
 惊醒
 新生代的夢
 或許是白堊紀的錯誤
 長樓背後
 正在滑落的夕陽
 是我們草率的幻像
 夜里

破風似的歌謠
 狂烈地像只受傷的山豬
 嘶喊著要把千百年的習俗
 腐朽的遺產
 和朽不了的传统
 生生息息于
 嶄新的世界
 注：肯雅族用香蕉葉陰乾，然後
 包裹自植的烟草，制成一種錐型
 的卷煙。



幻像

